



愉韻度曲 梁君度

### 文心交響處 文明自生春

嶺南畫派常常鍾情於在宣紙之上灑瀟西洋光影，為畫作增添別樣魅力。而令人驚喜的是，香港的孩童，其筆尖竟也能流淌出與眾不同的文字妙趣。日前，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保良局甲辰乙巳年董事會聯歡晚宴上，以鏗鏘有力之聲，高聲朗誦小學生創作的「有創新有愛心保良局 Well Done」時，粵語的悠揚聲腔與英文的獨特音韻，在宴會廳裏激昂迴響，這奇妙的交織，恰似銅鑼灣的霓虹與太平山的月色相互輝映。

這短短12個字之中，實則深藏著千年文脈跳動的密碼。從《詩經》簡潔凝練的四言體，到漢代樂府的生動活潑；自唐宋律詩的嚴謹工整，至明清對聯的精巧別致，漢字的方陣始終在平仄韻律與宮商角徵羽之間，不懈尋求着對仗的工整與和諧。如今，孩童憑藉着巧妙的構思，竟然以英文的尾韻來呼應中文的節律，這情景就如同用精緻的青花瓷盞盛裝威士忌，看似矛盾相悖，卻發出一種奇崛獨特的審美張力，這難道不正是嶺南先賢「折衷中西」理念在當代的有力回響嗎？遙想當年，居巢、居廉在

絹帛之上巧妙調和中國傳統的沒骨畫法與西方的透視技巧；而在今朝，稚嫩的孩童則在語詞之間成功鑄鑄漢字的象形之美與英文字母的抽象邏輯，二者皆是運用文化的經緯，精心織就的錦繡篇章。

香港，這座充滿魅力的雙語舞台，向來擅長演繹文化交融的精彩開幕劇。孩子們自如地在唐詩的平仄韻律與英文的重音節奏之間穿梭往來，恰似維多利亞港上的渡輪，悠然擺盪於東西兩岸。當「Well Done」那清脆的爆破音輕輕叩響「保良局」的入聲字時，語言之間看似堅固的邊界，就在這清越的童聲之中，悄然地消融溶解。這難道不是另一種「落霞與孤鷺齊飛」的美妙景象嗎？

往昔，康有為遊歷歐洲之時，驚訝地發覺「泰西之畫亦合六法」，深感中西文化藝術之間存在着共通之處。如今，真正的文明，向來都是在多元文化的雜糅融合之中煥發生機。當《三字經》與三文治相遇，當七絕詩邂逅十四行詩，那些在語言的細微縫隙之間，悄然綻放的奇異花朵，或許正是文明得以永恒延續的春日信箋，預示着文化交融之下更為絢爛美好的未來。



姚珏雅音 姚珏

### 緊急聯絡人

最近看了去年上映的一部香港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這部電影講的是網戀騙案，但卻探討了人和人內心的溝通問題。由吳君如扮演的城中婦產科名醫余笑琴中年喪夫，在交友軟件邂逅網騙集團的少年李偉祖，他偽裝成中年喪妻的法籍石油工程師。笑琴沉醉於網上情緣，而偉祖也在為笑琴製造浪漫的過程中，認識到自己的內心。電影中有一個場景，余笑琴深夜在浴室摔傷，想找「緊急聯絡人」，打給唯一的朋友卻不在香港，只能撥通網戀對象的電話，而騙子李偉祖也被前女友趕出家門，露宿在外，雖然電話中沒有講話，卻成為撫慰彼此內心的黑夜明燈。

我們生活中常常在填寫表格時，被要求寫上一個「緊急聯絡人」。但是大家有沒有仔細思考過，「緊急聯絡人」除了是血親、伴侶、摯友之外，是不是一個真正理解你內心，在你需要時給予關懷的人。在《我談的那場戀愛》中，余笑琴和老公曾經在日本有美好的真誠回憶，但卻被生活瑣事磨平了真心，老公和她鬧離婚，說她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情緒完全沒有起伏，直到老公離開，她拿起花瓶砸向老公，老公才會心一笑，因為這才是他愛的那個真正的笑琴。笑琴雖然被少年網騙巨款，但最後堅持不追究，強調自己只是談了一場戀愛。原因也是在這段網戀的關係中，她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內心也真的得到了溝通和理解。

當然我並不是認可這種網戀，更認為

應該重拳打擊網騙。電影的結局也是少年李偉祖檢舉了騙子團夥，因為他也在真心的交流中，感受到真情，感受到被需要。深入地分析當今網絡騙案猖獗的原因之一，不能否認一些城市人的精神空虛，真的像電影所講連寫出一個「緊急聯絡人」都困難。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大家需要更好地想一想如何和人相處的問題，特別是最親近的人，是否真的了解彼此的內心，是否能給予對方需要的關懷。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和伴侶戀人，對於父母兒女也是如此。比如我和女兒的關係，以前孩子小的時候，我往往希望知道她所有的事情，也不管她是否需要給予一切我想給予的關心和幫助。但隨着她愈來愈長大，有了自己獨立的想法，我就必須尊重她，給予她自己的空間。因為她有她的人生，她有她自己的選擇，我所做的更應該鼓勵她認識自己的內心，在她真正需要我時給予協助，這樣才能和她真正的溝通理解。

我覺得人和人的相處和親近，最重要的是價值觀，這是人內心溝通的橋樑。即使性格、經歷有所不同，但如果有了相同的價值觀，就會有一種吸引力，中國人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電影中的主人公名醫余笑琴、少年李偉祖雖然年齡、出身、社會地位都不同，但最終通過網戀竟然能成為知音，關鍵是他們孤獨內心對於真情的渴望，就像余笑琴說的：「愛情，只要你相信，就是真。」價值觀往往是內心真正的自我，也是一個人選擇什麼生活的鑰匙。



水過留痕 少爺兵

### 往事只能回味了

某些人經常指摘傳媒記者不重視TVB攝製的音樂綜藝節目《中年好聲音》，甚少報道或刊登該節目的消息。可是有港人指出，某些傳媒的報道因「時移勢易」的大環境下態度早有所改變，就算是以前很多報章的娛樂版亦是「不紅不報道」，並不是傳媒記者的問題，報章老闆也有自己營銷立場，誰不希望自己投資的報章能「大賣」？任何新聞消息報道，讀者們都是以吸引到他們的眼球而決定購買，從來都是讀者群「說了算」。

也有音樂人說：「過去不少人是以前『翻唱』某些歌曲，以展示他（她）們的唱功，當然有個別表現出色，然而卻只限於個人的，被大部分歌迷認為『唱功』不及原唱者；其實音樂或歌曲是沒有一定的『標準』，重要的是唱者能否引起其他人有一種『共鳴感』！況且很多人對某些音樂和歌曲都有個人的主觀立場或感受，根本沒有對錯之分。舉例說，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在翻唱某首歌曲時，觀眾和歌迷聽到的是梅艷芳原有的聲調，雖不是原唱者，不過梅艷芳在演繹歌曲上有她的情感和表達，這些都是跟原唱者的不同。」

音樂友人續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乃是香港樂壇的『高光時刻』，歌星和作曲填詞人可謂『人才輩出』，歌星們都擁有『名成利就』的『本錢』，雖然至今這些一切一切是『往事只能回味』了，但不能否認的是不管是觀眾、歌迷也好，他（她）們都印象深刻。不少音樂人也忘不了某年鄧麗君和徐小鳳合唱《游龍戲鳳》，以及當年樂壇天王天后曾多次合體演唱等等，無奈現時代只能聽到的是『舊歌新唱』，儘管有人覺得歌曲的旋律令他（她）們有一種『回憶殺』的情懷，不過大家渴望的是『新歌新詞』的誕生，重現樂壇的高光繁盛時刻！」

有電視台製作人指縱使電視台有意「翻製」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但現實問題是幕後製作人員的思維及才華，是否有「新學」在的支持？而且電視觀眾對製作的節目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所期待的。觀眾的最大權利是能「選擇」，既然認為香港的電視節目「無頭暈」，自然選擇內地的電視節目，覺得選擇較多，這也是人的「心態」。



百家廊

### 撞見兩樹花開

走到近處，仰頭望，面前有兩棵樹。一棵在左，是刺槐樹，此刻滿樹掛花。蜜蜂紛至，攪動得甜香陣陣，如風自吹。其花白中沾染了點淡綠和淺黃，略顯乳白。右邊是棵雪蘿樹，形態是左側大刺槐樹的數倍，枝幹慵懶舒展，猶如覆蓋了層厚厚的積雪。胖嘟嘟的，花色潔白，蓬鬆，一塵不染。

基層，一線，一年到頭，好像所有假期都有名無實，也不是沒有，就是太忙。新入園兒童體檢，在園兒童體檢，從3月初開始一直未間斷。其間，只有星期天可休息。若再有臨時任務，便休息不得。這期間，法定假日等同於無。

老家所在地，本是「黃梨之鄉」。多少年延續下來的「梨花會」，雖然不比往日，卻仍然延續着。每年清明前後，梨花盛開時，山上嶺上，花開不斷。四面八方的遊客陸續繼續或成群結隊趕來，爬山、觀景、賞花。一時間，花在山中開，人在花中行。走在繁花盛開的山嶺樹林裏，嗅着花香，沐着春風，心胸也瞬間陽光。愜意、輕鬆，瀟灑全身。

兩個兒子上學，我和妻子上班。空閒少，恰巧都空閒的機會，少之又少。跟有的家庭那樣，時不時外出旅遊玩玩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清明假期，原本想回老家給祖父祖母上墳的。兩兒子都放假了，但我得上班。時間不湊巧，順便看看梨花的想法，也泡湯了。兩個小傢伙眼睜睜盼着的神情很是迫切。換來的卻是失落，乾脆利落，不打折扣，徹徹底底。這個季節，在老家那邊，我看過很多次花開花落了，也還想看。也許，真不是單純為

了看花，就是想回去一趟，就是想一家人一起去山嶺之中逛一逛。兩個孩子的心情感染了我，讓我心裏有些堵。年頭至年尾，忙忙碌碌，這似乎就是個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果，似乎仍舊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成了生活的常態。

4月23日晚7點多，收到縣婦幼保健院李霞主任消息，次日上午對地方鎮轄區天寶片區幼兒園進行考核。當晚近10點鐘，收到縣作協陳凱副主席消息稱他將和朱海蘭秘書長、張維菊副秘書長次日到地方鎮采風。時間衝突，我有些猶豫，但還是欣然答應下來。我告訴陳主席，次日不陪他們采風，中午聚聚，請他們吃飯。陳主席和兩位秘書長，是到王崗山村看雪蘿花的。地方鎮轄區，有兩棵大雪蘿樹。一棵在前西固村，一棵在王崗山村。前西固村的雪蘿樹，二三十米高，樹幹粗壯，離地2米多高處長出分枝。樹有些老了，花開得不是太繁茂。陳主席他們，先去大廣良村看油菜花，然後去前西固和王崗山。看完王崗山的雪蘿，估計也就中午了，我正好安排飯局，彌補下未陪同的遺憾。

翌日上午，我陪同劉玲主席和李主任到王崗山。幼教辦提前安排的行程中，最後一站正好是王崗山村兩所幼兒園。中午12點多，考核完最後一個幼兒園時，陳主席他們才趕到。保健院的專家趕去溫水鎮，幼教辦的人也離開了，我帶陳主席和朱、張兩位秘書長去看雪蘿花。在村路邊一棵大銀杏樹東側，沿着一條村胡同向北，前行十多米，一股甜滋滋的清香迎面撲來。循着花香望去，一棵枝繁葉茂滿樹花的雪蘿樹正站在一處住

宅後面，開在高處。雪蘿樹20幾米高，遠遠滿樹皆白，似乎就是純粹用白花堆積成的。那滿樹雪蘿花，白得醒目、白得豐腴、白得優雅。

走到民宅旁，向後向東一拐，景色瞬息逼近，也瞬息大變。雪蘿樹西側，在十幾級石階幾米處，一棵刺槐樹正在盛開。刺槐的花，也是白的。和雪蘿花相迎相應。它擴展了雪蘿花白的範圍，又映襯了雪蘿花的白。雪蘿花的白，比刺槐花更甚。刺槐花的香，填充了白的氣息。距離如此之近，開得如此同步，樹高和花色，也有諸多相似，這樣的自然景觀，着實難得一見。王崗山的雪蘿樹，也有幾百年了。樹齡可能沒前西固那棵大，開得卻更濃密。王崗山的雪蘿樹，主幹粗矮，離地1米多處即有了分枝。分枝同樣粗壯，那些橫生分枝上的細枝，被繁花壓彎，低垂下墜，伸手可及。王崗山村的雪蘿花，白得惹人愛憐。走近它，花枝便探到跟前。可遠觀，也可近賞。它在斜坡之上，活在煙火人間。它與旁邊的刺槐花不比白，不爭香，卻白得更美，花香自來。蜜蜂，在刺槐樹上採蜜，嗡嗡之聲宛如一曲又一曲純音樂，在周邊縈繞。刺槐和雪蘿為鄰，是景上加景。

正開的花，悠然自得；採蜜的蜂，忙忙碌碌。這些表象之下，或者還有縝密的思緒、深邃的眼睛，在某個地方靜靜地，像花兒般燈泡樣亮着。無端地，有了種奇怪的想法。我可能是一朵花，也可能是一隻蜂……但我終歸是我，在基層，在一線，在為生活奔波。



爽姐私語 林爽兒

### 再相見

這兩年發覺自己頗熱衷去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今年又去了，那是因為福建搞影視製作的朋友好想去參與，我只好硬着頭皮找他們的要員幫忙，他們都很緊張去參與活動的是什麼人，一查二查再審，如果是以往我轉頭便說拜拜了。為了張入場券好像挺委屈自己，個人是從不稀罕參加，雖然過去要做金像獎有關新聞的報道，一大版一大版的版位，實際地為這頒獎禮服務，很奇怪，這幾十年都沒有邀請過有關媒體的負責人出席參與，只是要咱們派員採訪，卻又嚴格要求媒體，這樣的矛盾永遠存在，總之你不來報道採訪是你蝕本。而我為這個朋友才有機會去了幾年，最主要是朋友在內地有不少投資門路，很希望他可以來香港合作，來香港投資電影。

其實我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本身已投資了兩部電影，但香港這邊好像不當作一回事，也許不夠級數吧。冷眼旁觀幾十年，不要說「人在人情在」，更多時「人在人情也不在」，還是看朋友是否挨得住，可以不斷地找到資金，投放資金，繼續看重香港電影。

近年香港電影界新人輩出，台前幕後都不少，我在其中感到陌生，還好被幾位舊朋友的熱誠感動，放下了陌生的感覺，第一個是很熱情的音音姐（邵音音），她拿着手機連到誰就誰跟誰拍照，

大家見到她都願意和她合照聊一陣；第二個是彪哥（元彪），咱們又真的很多年不見，他一把拉着我：老朋友老朋友，必須合照留念。現場已經擁着很多影迷群眾，他們兩位雖然是大前輩，仍有很多群眾邀請他們合照，他們都來者不拒。真的好！平易近人令人舒服啊！

在頒獎禮的酒會上，還遇上吳思遠太太棠棠，她同樣熱情；還有陳慶嘉，他慨嘆今日的香港電影之艱難日子不知幾時會過去；又遇上電影金像獎的開拓者，一位對電影非常熱愛，不斷寫關於電影的書，至今未停止過。到入場了，背後有把熟悉的聲音叫我，他是關錦鵬導演，趁沒人走動便上前跟他自拍，這時旁邊則走出一位年輕導演侯建峰，他替我和關錦鵬拍照，之後，我便邀請他3人自拍，兩代導演呀！香港電影多謝你們！



● 元彪（左二）、音音姐（右二）和我們熱情合照。作者供圖



騰騰萬里 趙鵬飛

### 太平山頂的霧

上周日，頂着濕霧天氣，從薄扶林水塘行至太平山頂，環盧吉道一圈，又一路緩步從芬梨道、舊山頂道抵達香港公園，兩個多小時的行程，神清氣爽之餘，一點汗未出，還難得欣賞到月桃花開漫山遍野的盛景。

上山的路不算難走，林間升騰的輕霧撲在臉上，濕潤清涼。這條道較為隱秘，雖是周末，行山人稀少，一路小跑着上山，不用避讓行人，20多分鐘跑到山頂廣場，尚不覺吃力。廣場上人頭湧湧，元寶狀的凌霄閣半隱在霧氣裏，輪廓不清。買票登上觀景台想要領略維港風光的遊客，看樣子要吃大虧了。大霧濃重，維港真容被藏得嚴嚴實實。沿着盧吉道一路望下去，維港兩岸擁擠的樓宇屏風，全然隱匿在濃重的白霧裏，一點行跡不露。貼近護欄生長的灌木，吸飽了濕氣的樹冠，濃翠沉重，枝幹反倒顯着蒼白。每一片樹葉也都清晰發亮，有一種看不透的曖昧，濕漉漉滯滯在空氣裏。山上沒有風，有鳥雀鳴叫，也有不知名的蟲子嗚嗚咽咽。

這陣子香港天氣一直陰晴不定，時而微雨、時而濃雲、時而又雲開見日，像是容易

情緒起伏的人。乍驚乍喜、乍起乍落，忽而平淡、忽而沮喪，更多時候是習慣性陷入焦慮。看似庸人自擾，實則是普通人生老病死忙忙碌碌的常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高手所求的修為，凡人的俗務，是躲不開也避不過的。看過在江上撈船的人，一葉扁舟，凌波煙上，觀者岸上心下艷羨，以為江湖曠遠，來去自如。其實江心暗礁險灘遍布，船家一刻不得輕慢。不食煙火的人是不存於世的，只是心境轉換全在一念之間。

下山走的全都是斜坡路，從芬梨道往種植道，既陡又峭，腿肚子提着勁，腳底下利着步，才不會滑溜着跌倒。饒是這樣全神貫注，也不忘探頭看看山徑兩邊，有無不處錯過的奇花異草。植物發燒友的本性自然流露。用漫山遍野形容月桃花開一點不為過。五步十步便有一大叢，葉子寬闊修長壯如芭蕉，花梗粗大花序直立，綴在花梗上的花苞成串垂落，像是倒立着的葡萄，嘟嘟嚕嚕、粉粉嫩嫩。尤其是未綻前，青桃狀的雪白花苞，尖尖的頂上有一抹微微胭脂色，嬌艷撩人。杜牧有詩，娉婷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此處的豆蔻指的便是月桃花。待

花開後，花瓣外白內明黃，斑紋絢麗，恍若一整串黃翅蝴蝶，齊齊整整停在懸枝上。此花又名艷山薑，是薑科月桃屬，花落坐果，可做香料。

月桃花開在香港也算平常，但太平山一帶這樣密集盛放，還是頗為壯觀。起初以為只是慣常的人工栽種，細細探訪下來，人跡不易踏足的山林間，植株更為繁盛，且都隨坡就勢，恣意生長，許是種子隨風散落，天長地久，漸漸地就大規模野生野長了。想去領略的人這幾日得趕緊，花期也就一周左右，一經雨水，凋零得愈發快。

上山時的艱辛與下山時的謹慎，猶如天晴時的爽朗和雨霧時的惆悵，每一步都在教化我們，如何才能與這個世界好好相處。



● 山間盛開的月桃花。作者供圖



踏地觀察 湯禎兆

### TWEMCO 體驗

到TWEMCO參觀是難得的體驗。TWEMCO從1960年代電風扇廠轉行，1969年推出獲獎的Auto-12翻頁鐘（Flip Clocker），奠定行業地位。其產品以每月誤差低於0.5秒的高精度機芯聞名，兼具萬年曆功能，復古設計更成為導演王家衛《重慶森林》電影的經典道具。

TWEMCO是一家位於香港的知名公司，專注於製造高品質的翻頁鐘，其產品以簡約設計和經典外觀著稱，以機械翻頁形式呈現時間，結合精密工藝和時代感設計，既是實用的計時工具，又是一件具有裝飾價值的藝術品。

原來TWEMCO在九龍大角咀的工廠辦公室還對外開放，讓人可以親身前往瀏覽和選購時鐘。其內展示的款式種類繁多，且價格比零售店更為實惠，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士和外國遊客。一位從外國來探訪香港的朋友，早就對TWEMCO的翻頁鐘充滿興趣，特地抽空前往工廠探選。他最終選

了一款大型翻頁鐘（帶有時鐘和日期顯示），特別的還是這款還有中英文對照設計，價格約為1,200港元。這位朋友把翻頁鐘帶回家後，認為它不僅實用，還為家居增添了濃厚的復古味道，成為生活中的一大亮點。

它的獨特魅力讓它成為不少來港旅遊時的必買手信之一。我自己身邊已經有3位朋友購買TWEMCO的翻頁鐘作為送往外國的留念禮物。除了北美的華人對其情有獨鍾外，這些時鐘在其他地區也廣受歡迎，比如台灣的二手交易市場上就經常能見到它們的蹤影，可見它的受歡迎程度不僅限於香港或特定族群。

由衷而言，TWEMCO的時鐘價錢不算便宜，但看網上留言，即使有瑕疵，生產商的跟進也快速及有承擔，加上百分百香港製造，僅此已值得支持。

大家有空不妨到他們的辦公室看看，內裏瀟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氛圍呢！